

话不想读书的大儿子。他可以像种羊那样能干，也愿意为了老父亲做尽孝之事。同样的事情，似乎也发生在妻子身上。她斩断阿尼残留在俗世的最后一丝念想，错过化解误会与道歉的决绝，与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走向，不无关联。

只要带着愧疚，只要愿意认错，例如两位男性人物：高大的父亲与瘦削的小学老师。他们会因为犯了错而感到痛苦，但他们也希望能从错误中站起来。会犯错，能修正，带着忏悔，去做弥补——这，才是人。

电影最后，两只气球的命运，不一定会超乎观众的想象。然而，气球身上，竟有同时成立的两种象征。一种说法是，它们是爷爷与新生命，是明线。还有一种认为，它们是两个女性角色，阿尼和远走的母亲。两个女人身上的隐线故事，一个半开放的结局，我认为是《气球》的高明之处，它说出了命运自由和为谁而活的道德两难。这是万玛才旦从影14年的大成之作。

人的灵魂是不会死的

这次平遥影展，除了万玛才旦的《气球》和松太加的《拉姆与嘎贝》。“发展中电影计划”单元还有德格才让的《他与罗耶戴尔》。15年间，从万玛才旦在2004年拍摄短片处女作《草原》（他是电影学院第一位藏族学生，也是第一位藏族电影导演），到藏地电影全面开花，不断有后来者和年轻人接力而上。2019年的平遥，它向所有人展示了开花期的全貌。观影后，有机会和万玛才旦导演聊了聊他的创作经历——

木卫二：《气球》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，片中取景地有无特殊意义？

万玛才旦：多数场景是在青海湖边，部分场景是在我老家搭建的。除了故事气氛情景的需要，也希望比较贴合电影中的风土人情。

木卫二：您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？有哪些表达方面的诉求？

万玛才旦：初衷其实很简单。有一天我在街上行走，看到一个气球在风中飘，这个意象给了我灵感，慢慢我有了一些创作的冲动，就有了这个故事的大概框架。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，很快把剧本写了下来。

我其实想讲的，就是灵魂和现实的关系。在藏地，藏人是很看重灵魂的，我们认为人的灵魂是不会死的，是生生不息的。在当下，当灵魂遇到现实的时候，就会有矛盾吧。我想讲的是人的处境和困境。

木卫二：导演这次在创作《气球》时有哪些新的艺术实践或探索？

万玛才旦：这次整体还是以写实为主，在写实的基础上，加了一些梦境和幻想的意象。在表现方法上，与以往的创作不同吧。比如和《静静的嘛呢石》《寻找智美更登》《老狗》相比的话，《气球》在意象层



下图：万玛才旦沿用了《塔洛》（塔洛和发廊妹）和《撞羊》（司机和老板娘）的四位演员，也营造出不同电影作品之间的镜像体验——另外一种转世轮回。

面更丰富了。

木卫二：写作者的身份对您的电影创作有影响吗？您对文字语言与视听语言的不同有什么感受呢？

万玛才旦：当然有影响。在很多方面对电影创作有很大的帮助，可以让你的电影，在很多层面更加地丰富。文字语言和视听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述系统，很不同，各有特点。

木卫二：影片中的现实，一方面家庭的贫穷，另一方面是女性角色对传统生育观念萌生的反叛。您如何看待其中灵魂困境与女性困境的关系？

万玛才旦：在当下藏区，大部分女性一般都以一种很传统的形象存在，她们坚守信仰，忍辱负重。当因为各种外在、内在的因素，女性有所觉醒，有所反叛的时候，她们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。

木卫二：如何选定影片目前的开放式结尾？《气球》结束于一直作为“喻体”的气球转化为“本体”，真实出现在所有人的生活中，这有透露您在观察态度之外的立场或者期冀吗？

万玛才旦：根据故事发展的需要，自然而然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结尾。不光是我个人，也是很多藏人希望超越那种现实困境的一种期冀吧。

木卫二：《气球》入围威尼斯，也是您个人第三次入围威尼斯，有何感想？

万玛才旦：也没什么特别的感想，有这样一个平台还是不错的，能把自己的最新作品带到三大电影节上去，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，让更多人看到电影，这是很不错的情况。☑